

一叶诗谈

陈思和 王晓明 主编

唐湜 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



YI YE
SHI TAN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书系第一辑

一叶蜻蜓

作者：[美] 威廉·斯泰伦斯
译者：王 明

浙江文艺出版社



浙江文艺出版社
ZHEJIANG WENYI CHUBANSHE

浙江文艺出版社
ZHEJIANG WENYI CHUBANSHE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书系第一辑

一 叶 诗 谈

唐 湜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叶诗谈/唐湜著. —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0. 4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书系第一辑)

ISBN 7-5435-3013-9

I. 一... II. 唐... III. ①新诗-文学研究-中国
②新诗-诗歌史-中国 IV. I207.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5293 号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书系第一辑

一叶诗谈

陈思和 王晓明 主编

唐 湜 著

☆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鲤湾路 8 号

邮政编码: 530022 电话: 5850219

本社网址 <http://www.gep.com.cn>

读者电子信箱 master@gep.com.cn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11.375 印张 272 千字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500 册

ISBN 7-5435-3013-9/I · 257 定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编辑说明

又一轮世纪交替之际,当代中国学术界对20世纪文学以及与之相关的思想文化现象的研究,日益显示出特别重要的意义。最近20年来,在中国的文学研究领域里,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不仅在国内的学术领域是比较活跃、成果也比较显著的一个方面,而且在国际汉学领域内也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趋势。所以,研究和总结20世纪文学的经验教训,继承和发展“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梳理20世纪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在今天的特殊环境下,具有继往开来、启示新世纪文化发展的重要价值。

“现代”,是一个区别于“古代”的学术概念,也是世界进入现代化的进程以后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所呈现的一个整体性的标记。就中国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来看,其由胚胎期向成熟期的转型标志,正是以提倡现代汉语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相关的文学革命。将以现代汉语为主要表现形态的人文社会科学作为研究对象,即是我们所理解的“现代学”,它包括了各种人文社会学科的庞大体系。自然,20世纪的文学史研究也在其列。所以当“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两个传统概念转化为“20世纪中国文学”以后,为了更好地沟通20世纪与21世纪文学之间的连续性,我们有必要重新确认和界定“现代文学”的定义,“中国现代文学”不再是过去界定的“1917—1949年间的新民主主义时期文学”,而是超越了具体年限,并以现代汉语的确立为开端的跨世纪

文学。本丛书将“现代”冠于“中国文学研究”之前,就是表明了对现代学学科建设的一点看法。

在世纪末钟声撞响前夕,世界上处处充满了喧嚣与骚动,处处有宏大的理想巨构。但我们策划本丛书的宗旨则很平凡,也很渺小,我们只是因为热爱文学,热爱从事了十几年的研究专业,所以诚心诚意地想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做一点实在的事情。本丛书最大的目的,就是为国内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提供一个自由而切实的思想学术园地。我们称之为“书系”,是打算推出一套研究系列,它包括:甲种,新著新论,推荐出版用中文写作的专题研究著作和论集;乙种,域外新译,精选海外汉学家所著的优秀的专题研究论著,约请合适人员译成中文出版;丙种,史料新知,对于现代文学研究有重要价值的史料发现和整理性的研究成果。我们希望我们的理想能够得到国内外同行的理解和支持,共同努力,使这一学术园地得以不断发展。

陈思和 王晓明

1999年11月于上海

序

呵，子建，在夕阳下徘徊，
我暗诵你的白马篇，忽然
听到了一阵阵惊风飘来，
你，化作个幽并的少年
跨着白马，直驰向沙漠边……

——拙作《白马篇》开头

年轻时，我爱读魏晋南北朝诗、赋，对陈思王的风姿卓犖尤为心仪，而左太冲的“长啸激清风，忘若无东吴”，也常常使我心向往之。当时日寇猖狂，年轻人多抗日热情高涨，我也渴慕延安，有学剑之思，可一再蹉跎，陷于苦难多年，幸有乡友援手，回乡又蒙季思舅父帮助，考入浙江大学外文系，也就开始了学习写作，学习浪漫的放歌。抗战胜利，寄居在上海暨南新宿舍，陆续认识了臧克家、李健吾、胡风……这些文坛前辈，更由辛笛、辛之、敬容们相邀，先后参与了《诗创造》、《中国新诗》的编辑工作，成为《中国新诗》的编委之一；又与北方的诗人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相互倡导诗的现代主义，形成新诗中的新现代诗派。80年代《九叶集》出版，就被人称做“九叶派”（因而我自称为“一叶”）。《九叶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册新诗的流派选集，以当时少见的现代风格、意识流手法与形而上哲理凝合诗中的现实主义主题，给诗坛带来一片清爽的新风，虽都是40年代的作品，却上继西方现代派T·S·艾略特、里尔克、奥登与五四以后戴望舒、冯至、卞之琳与何其芳们的新传统而更有光辉的新发展，使人一新耳目，书一出就有六七十篇赞赏的评论，后来也不断有新的评论出现，一扫文坛上的陈滞腐朽之

风。之后，我与诗友们，如辛笛、唐祈、敬容、郑敏、可嘉都相继投入战斗，写出出色的新作，形成九叶派的第二次高潮，与出色的一代代年轻的诗人们，如朦胧派、第三代、后现代主义者一起奔突而前。如我在中年以后，写出了清俊的风土故事诗集《泪瀑》（1985）、十四行诗集《幻美之旅》（1984）、《遐思：诗与美》（1987），十四行体叙事长诗《海陵王》（1980），以及《春江花月夜》（1993），抒情诗集《霞楼梦笛》第二、三辑（1993），评论集《新意度集》半本（1990）、《翠羽集》（1993）与这一本创作回忆，诗友们辛笛、敬容、郑敏、运燮、可嘉都或多或少、或诗或散文或评论呈献了自己的新作，就如早逝的穆旦、唐祈也都稍早做出自己的贡献：唐祈写出了《时间与旗》的修订本，更可与比他迟七年唱出的后现代主义名作《嚎叫》相比，他的一系列《北大荒十四行》、《大西北十四行》也自有独特的光辉；穆旦不仅精心地译出了拜伦的巨作《唐·璜》，而且晚年也写出了一些较成熟的诗发表于《人民文学》。辛笛的两本散文集也是成熟的，他的几本新诗集却不免年老气衰，但有一本新的好散文也就可以了。而运燮与我却似乎以后来的几本诗集，如运燮的《海城路上的求索》（1998），再如我的《蓝色的十四行》（1995），成为一生中最后的辉煌一掷。

当然，各人前后的风格不同，有些变化，也有些发展。如我前期诗近于浪漫主义，后期却由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影响，返璞归真，走向了凝重的东方古典主义。杜运燮、穆旦们却一直在奥登、里尔克的风格影响之下，而辛笛，早年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留学，原是T·S·艾略特的学生，回国后写出的新诗，风格上却有着东方的词赋韵味。我也有一些诗意味却近乎雄俊豪迈，如我的抒写陆游的长诗《边城》里化入了陆游的《剑南诗稿》的沉雄气魄。有一些古典的词赋遐思，就化入了我的新诗，这是向何其芳、陈敬容们学习的成

果，我认为是古典文词融入了现代新的构思，二者的融合给我的诗注入了新意象。因而，我写出了10多篇历史主题的长诗，尤其是叙事长诗，如《海陵王》、《春江花月夜》，没有这样的古典语言的融合，没有把古代精粹的诗的语言继承下来，历史人物是无法写得栩栩如生而出现动人的性格、面貌的。我的《蓝色的十四行》里又出现了《古诗人赞》与《故事钩沉》，是学习鲁迅翁之哲思而出于自己的新构，这是继往昔传统而开展来日的新思；也是发扬东方美学的辉煌，可不是固步自封，沉埋故纸堆中不能自拔。

作为九叶派的评论家，我在李健吾（刘西渭）先生的印象批评影响下，发挥了自己的创新精神，对冯至、卞之琳、李健吾们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评论。尤其是为辛笛、穆旦、唐祈、郑敏、莫洛、陈敬容们各抒写了专论，《穆旦论》与《严肃的星辰们》、《论风格》、《论意象》等，在《诗创造·诗论专号》与《中国新诗》、《春秋》、《大公报·文艺》与其他刊物上发表时，有较为广泛的影响，为现代派，特别是为九叶派诗人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建立了崇高的声誉。

原不想写这篇小序，由于《一叶诗谈》叫人难解，只好作些解释：一叶者，区区九叶之一也，本书乃为诗的艺术探索或解说而作。

唐 湜

1999年9月20日于温州飞霞楼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我的诗艺探索历程	(1)
第二章 诗的语言与风格	(33)
第三章 如何建立新诗体 ——新诗格律的探索	(102)
第四章 忆念：一片遥远的风沙 ——抒情诗创作的探索	(140)
第五章 从风土故事的素绘到英雄史诗的浮塑 ——我对叙事长诗的诗艺追求	(172)
第六章 蓝色的梦幻之旅 ——十四行，多彩的沉思	(266)
第七章 从《意度集》到《翠羽集》 ——在评论王国的多方面巡礼	(317)
第八章 戏剧，遥远的幻想 ——我与戏剧的缘分	(342)

第一章

我的诗艺探索历程

黎明，公园湖边的林阴路，我在晨曦的光照里静静地散步，静静地思索着自己过去怎样进行探索，探索着诗艺的漫长道路。

呵，1943年的一个初夏的早晨，我带着满心的悲愤回到家乡，从风雪的北方通过一条漫长的道路，回到了东海之滨的温州。家在乡间的江堤旁，我常在高高的堤上望风帆大蝴蝶样在眼前翩飞，也常在山坡上或东楼的窗下眺望远远近近的水网闪光，回到病床上就拿起了笔。

我抒写着：

驾一叶纯白的轻帆
到蓝色的海上去……

对于海
我有一个太深
太深的记忆

当年，我曾扯上
想像的片帆
用年轻的臂膀作桨
向风浪滔天的海上划去……

我说：“我想像着/海中会有一个地上的伊甸园/而

年轻的寻梦者/可以用辛劳在那里/换取幸福的果实。”

我说：“我挺起了身子……/用热情的风/去鼓满想像的风帆。”

可我终于失望了，“我那正直的桅杆/被狂暴的巨浪击断了/而风帆又为海水轻轻地卷了去”：

于是，在茫茫的海上
 我的小船迷失了方向
 任风浪袭击
 任逆流簸弄……

我当时就这样心情忧郁；可我，还抒写着：由于那“伟大的星辰”给我们指出航行的方向与道路：

我又拾起了断桅
 绑上衬衣作小帆
 让热情的风
 又一次鼓满它
 驶向前去

——《海上》^①

我就是这样抒写着我的心情，开始了自己的摸索，就是这样从奔走于北方的大风沙中的幻梦里醒来，学剑不成学书，开始了自己的诗习作；而且拿这样的习作、这样的探求作自己的精神支柱，叫自己能在生命的道路上作长长的跋涉。

当时，我最热爱的是诗的光灿星座上最明亮的两颗星：艾青与何其芳。艾青的《黎明的通知》与何其芳的《预言》是我最心爱的书。看得出来，《海上》的象征手法、风格都离不开他们的影响。我更在何其芳、巴金、沈从文、陆蠡、李广田们的影响下写了不少散文诗与抒情散文，我拿这些习作当作我的“音阶练习”，来锤炼

诗的语言，学习诗的抒情手法。

那一年秋天，我进入龙泉山中的战时浙江大学外文系，在山中的芳野望着欧洲诗人们的辉煌星座。我很难忘记那一个个黄昏，与同学们在银铃样歌唱的溪流边躺着，朗读“银舌”的莎士比亚，沉醉在仲夏夜的梦幻里；或听雪莱的云雀尖叫着飞过天际，济慈的夜莺不经意地在树林里轻啼。我让异国的诗人们引导自己去漫游象征的森林，和谐的诗的王国。

我进入了浪漫主义的幻想天国，记起在荒凉的北方的一些经历，读过的一些蒙古史书给我展开的天地，就开始了—次新的探求。诗人们给了我狂放的骏马，使我在旷野上自由奔驰。每夜在竹瓦之下的木屋中，我常在桐油灯下写一二百行，一个来月就写出了2000多行。叙事长诗《森林的太阳与月亮》的第一部，抒写北方边疆游牧人的爱情与仇恨，故事类似于《罗密欧与朱丽叶》，但变成了欢乐的喜剧。我把它当作一个罗曼蒂克的理想主义的寓言来写，“只想用一种‘力’的线条来表现原始的情感，狂野的情感。”的确，我厌恶当时丑恶的现实，在“梦想着原始的纯洁的爱情”^②。这篇单纯而幼稚的长诗习作，在当时的一个报纸副刊《语林》上，以《草原的梦》为题一大版一大版地连载了十几次，对我个人说来，是一次使人振奋的“狂飙突进”。但这只是长诗的第一部，以后，它的男女主人公就必须进入“现实的考验”，而—进入“现实”，我的罗曼蒂克的幻想就不能发挥优势了。因此，第二部《波浪、波浪》写得很别扭。到写第三部《宇宙的孩子》时，虽说自己也不过二十三四岁，却不能不学着晚年以哲理的沉思来完成《浮士德》的歌德，以新的理想国、新的哲理来抒写自己的《宇宙的孩子》，自己的宇宙意识了；现在看来，其中有一些片段多少还有一些“现实意义”，也闪烁着一些诗意的荧光；但整个看来，不如第一部那么—气呵成。这篇长诗长达6500行，后来就改题为

《英雄的草原》，在1948年作为《森林诗丛》之一出版于上海。不久前，我打开它与另一些当时写的幼稚的抒情诗习作，却感到脸红了。可不久前，北大孙玉石教授在《20世纪中国新诗1937—1949》中对它们作了一些肯定。

后来，抗战胜利了，1946年春天我到了上海，住在正在复原的宝山路暨南大学里，向几个有影响的文艺刊物如《文艺复兴》、《希望》寄去了一些诗、散文和评论。李健吾先生首先在《文艺复兴》上给我发表了一组诗《山谷与海滩》，以后又给我发了不少评论；胡风先生也在《希望》上发了我的一篇散文《地狱中的塑像》。我是尝试着以意识流手法勾描特务黑狱中的可怕景象，囚犯们的变态心理与悲愤情绪。后来我又拿着长诗跟友人林岚去见住在宝山路附近的诗人臧克家先生，并在他家认识了诗人陈敬容与杭约赫。虽不久就去杭州浙大继续学习，但我常到上海，与他们往来接触。而在学校里，我接触了欧美的一些现代诗作与诗论，觉得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外，又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可以作新的探索，探索如何表现现代错综繁复的社会生活，特别是现代人的心理变幻。这样，我开始先在理论上，后在诗习作上，作了新的较大胆的尝试。

当时戚叔含老师们叫我们去读现代派的代表性的作家V·吴尔芙的《波浪》，大诗人T·S·艾略特的《荒原》、《四个四重奏》一类作品；而我自己又读到卞之琳的《西窗集》与冯至、梁宗岱、戴望舒们的译诗，对《西窗集》中现代派大诗人R·M·里尔克的散文诗《军旗手里尔克的爱与死》更感到惊羨。于是，我就由雪莱、济慈们飞到了里尔克与艾略特们的世界，这在我的学习生涯中，应该说是一个大的飞跃。

这个飞跃是从诗与散文的评论开始的，刘西渭（李健吾）先生的《咀华集》给我提供了范例；可开端却在1945年的龙泉山中，一个黄昏，我在溪边读着卞之琳

译的西班牙作家阿左林（现译为阿索林）的散文集《阿左林小集》：

天渐渐黑下来了，溪水的声音里仿佛出现了蓝色的地中海湾，金点子似的西班牙的果园，卡蕾利亚的梦幻似的眼睛，回去就在桐油灯的烟雾里写了一篇《阿左林的书》，仿佛可以放到阿左林的集子里去。^③

的确，我那时把阅读与评论当作“一种感情的旅行，一种沉思的试验”，我尝试着用一种诗意的抒情散文来抒写评论，把它们写成抒情的小品或细致的心理分析。最初我以惊羨的心情在《文艺复兴》上评论了冯至先生的《伍子胥》，一本以现代诗手法写中国历史题材的心理小说，以东方风格的意识流手法栩栩如生地抒绘了吴越风物的瑰奇之作，杜运燮的《诗四十首》，最早出现的相当成熟的现代风的诗集，以及陈敬容的抒情色彩浓郁的散文诗集《星雨集》。我赞颂了它们，也更广泛地向国外现代诗作与诗论学习。

当时是历史大风暴的前夕，局势不容许我离开现实的生活与斗争。1946年由于粮荒，我的家乡温州爆发了反饥饿的罢市斗争，我恰巧在家度假，就写了一组诗：《荒凉的、骚动的城》，包括《荒凉的城》与《骚动的城》两篇，抒写了从半中世纪、半殖民地的荒凉中爆出一片反叛的火焰，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用现代的一些手法来写诗，及时反映了现实的人民斗争。

1947年，臧克家先生与杭约赫（曹辛之）来信，说要办一个诗刊《诗创造》，并要出一套《创造诗丛》，由臧先生主编，约我参加一本。刊物出来了，我写了一篇《梵乐希论诗》（现译为瓦雷里），是读曹葆华译的《现代诗论》的一篇札记。暑期我在家中又寄给臧先生一本诗习作剪报，后来就印出了我的处女作，薄薄的诗

集《骚动的城》，集中的9篇诗与题名都是臧先生挑选的，其中还有一些如《沉睡者》这样的知识分子的画像，有着现代人的自觉的反思。

《诗创造》是一个政治倾向鲜明的进步诗刊，要求诗作的大的政治方向一致，要求进步诗人们的大团结，反映当时整个国统区渐渐涌向高潮的现实斗争，而风格、艺术上却允许多种多样的百花齐放。我为它写的诗不多，评论却占了一定分量。最初辛之给了我一份辛笛《手掌集》的校样，我一读就入迷了。辛笛把他的诗分作三辑，节引现代派先驱诗人霍普金斯、现代派大诗人艾略特与奥登的诗置于三辑之前。他的诗是现代风的，但也有倩巧的中国古典词的韵味。可以说，他是把中国传统词的语言与欧洲诗的新风结合得最好的诗人之一。我为他写了第一篇较长的评论《手掌集》，最早给他作了高度的评价^④；在我，这是一次有意义的学习，一次写作的“突进”，因为以后我就一连写了《穆旦论》、《严肃的星辰们》、《沉思者冯至》、《郑敏的静夜里的祈祷》，就我个人来说，是较为主要的几篇现代风的评论。我就在写诗人论与分析诗作的过程中向这些诗人学习，学习现代诗风与诗艺、技巧。

我说：辛笛引霍普金斯的诗是“一段‘过去’给我们暗示了‘时间流’的印象，从《弦梦》到《怀思》，正是这些淡淡的轻愁的气氛的渲染。”但我也指出他“最后的珠贝”，即《垂死的城》，深湛地描述了1935年前夕的北平的气氛：“暴风雨前的这一刻历史性的宁静/呼吸着这一份行客的深心”。我最后指出：“未来是一个庄严的时代，一切诗人必须忠诚于时代。”

《诗创造》月刊在当时应该说是进步的，有一定政治与艺术影响的，原由诗人林宏们发起，且筹集了一些资金，但具体的主持人是诗人杭约赫，他就写了不少辛辣的政治讽刺诗，也得到了许多革命作家与进步诗人的支持，帮助他编刊物的有诗人方平、林宏、田地、陈敬

容与后来到上海的唐祈，当时在上海一家银行工作的辛笛在贷款上更给予大力支持。我还在杭州浙大学习，也常来上海帮点忙。敬容负责编特大的翻译专号时，我给她当帮手，并试译了艾略特的哲理性的长诗《四个四重奏》的第一个《燃烧了的诺顿》，这是这位荣获诺贝尔奖金的现代派大师晚年最成熟的作品。我为《诗创造》编了一期特大的诗论专号，约袁可嘉写了一篇《新诗戏剧化》，请敬容写了《真诚的声音》，并转约戈宝权先生写了《关于依萨可夫斯基》，自己又约浙大同学沈济（周文博）、李旦（邵浩然）译了两篇介绍艾略特与奥登的文章，自己也写了一篇2万字的评论《严肃的星辰们》，评论我们编的《森林诗丛》中的4本诗集：唐祈的《诗第一册》、莫洛的《渡河者》、敬容的《交响集》与杭约赫的《火烧的城》。我以古占星者惊奇的凝视开始我的评论：“呵，又有许多严肃的星辰出现在诗的天宇上了”。之后，我以感情的触手来抚摸诗作，作了一些抒写与欣赏的评论。我说唐祈的牧歌似的抒情诗是“虔诚的声音”，是“深思的叫喊，生命在这里凝结为蓝色的花朵，瑰奇而不凋谢”，我说它们有的“是清新的俊彩”。我更肯定了他后来写的《煤矿工人》、《女犯监狱》中少见的悲剧意味，说他的笔在“不断地向现实展开突击”。我认为莫洛的诗是一个“自觉的战士”在运河周围的“战斗旅程中的感情记录”，有着“较自然的深情的喷射”。他当时参加了新四军的行军序列：渡过长江、运河，奔赴驻地盐城。我认为他有一种“高贵的罗曼蒂克的风度”，“一份矜持的信心”。我说：他“那种约束里的奔放，那种轻唱里的高昂使他在自然的音步的堤岸间激起一种坚实的昂扬，一切都那么明朗、简朴、直爽，从语言到思想，全是一个向上的跃进”。我说敬容《交响集》中的诗是“一种急促的哀弦”，是“蜀山碧水间的乱离之音”，表现了“蜀人的敏感气质”。她时时“将思索的钩钩抛到深情的潜意识的湖里，钓上